第 一 章

因间—— 利用敌国的人做间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没有水雷的雷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疯狂攻击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商船，英、美无计可施，一筹莫展。英国情报机关宠爱的双重间谍塔特导演了一场没有水雷的“布雷行动”，为盟国的海上运输划出了一块很重要的安全水域。

1. 大西洋底来的“狼”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各国海军都为破坏与保卫海上交通线以及歼灭对方海上力量而战。在大西洋战场上德国水面兵力不如英国强大，海上传统的水面兵力决战没有获胜的把握，考虑到英国是一个岛国，各种战略物资、工业原料乃至粮食、棉花等，都依赖海上运输，于是德国把制服英国的希望寄托在潜艇上。潜艇艇长出身的邓尼兹担任了德国的潜艇部队司令后，他对德国潜艇的建造、训练和未来作战都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企图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线，造成英国缺衣少食，生产停顿，没有军事装备的局面，无法抵抗而投降。

1940 年 6 月以来，法国在希特勒闪击战的打击下，很快就失败、投降了，英国的处境变得更加危急，它赖以生存的大西洋海上运输线在德国潜艇“狼群”战术的疯狂打击下变得极为脆弱。被德国击沉的商船数，以每月 50 万吨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象英国这样的岛国一旦失去外部的供给，等待它的唯有毁灭。为了生存，为了保持海上霸主的地位，英国不惜代价动用一切反潜力量来对付纳粹潜艇，在美国及其它盟国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战斗，在这场殊死的较量中逐渐占了上风，英国的运输商船又在大西洋上“自由”地航行了。

然而，德军在这场较量中是不甘心失败的，为了扼住英国的

“生命线”，德国海军专门请来一批技术专家和航海专家进行研究后，一条“妙计”产生了。他们把潜艇进行了多次改进并在它上面安装了一种新发明的特殊的曲形通气管道，这样潜艇不必浮出水面就可以进行充电或更换空气了，潜艇能够在水下持续航行好几天，从而躲过了英国猎潜舰和反潜飞机的追踪。此计一试，成效显著，英国的商船被突然从大西洋底钻出来的德国潜艇打得晕头转向，英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遭到极大的破坏，商船损失惨重。大西洋底来的“狼”，使以海上运输线为生命线的英国产生了极度的恐慌。

2. 研究对策

英国海军部门连忙聘请一批反潜专家研究对策。稍懂潜艇知识的人都知道，潜艇航行时需要上浮进行充电或通气，在进入浅海，特别是投入作战之前须确定自身的位置。然而，令英国专家们一直迷惑不解的是：在盟国海军军舰和飞机巡逻戒备相当严密的海域中，潜航于水下的德国潜艇却一点行踪也没有，它既不能进行正常的天体定位，甚至不能通过岸上的德军通讯站由无线电向其传送目标方位。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精确定位的呢？英国人经过多方努力，细心侦察，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原来，在英国爱尔兰南部的大西洋深处，有一块独特的且非常容易找到的海床，潜艇潜入水下航行的时候，利用探测器沿着等高的海床前进，当抵达那个地点时，那个部位的海床轮廓在探测器上就会显示出突然转变方向和改换深度的标志，纳粹潜艇正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水下“路标”来导航定位的。巧妙的是，这一海域恰恰处于德国潜艇攻击英国商船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堪称德国潜艇的前进基地。

为了保卫英国交通运输的这条“生命线”，英国海军打算在这一地区敷设水雷，破坏德军的“路标”。遗憾的是：当时盟军正准备向法国诺曼底实施登陆，所有的布雷艇和一切可用的水雷都布设在英

吉利海峡一带，根本没有多余的布雷艇和备用水雷。怎么办？一向非常聪明的英国人费了一番脑筋，但，就是没有良策。情急生智，一位曾读过中国《孙子兵法》的潜艇专家，突然受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启示，于是建议来个“不布而示之布”之计。运用巧妙的欺骗手段，使德国人确信盟军在那个水下“路标”附近的海域，布置了水雷，从而吓跑敌方潜艇，使它们失去这个极重要的导航目标。

3. 塔特登场

此计虽妙，但是如何实施？如何使精明的德国人上当？英国情报机关宠爱的双重间谍明星——塔特，被选中去完成这项秘密使命。

塔特的来历很有戏剧性，为配合德国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德国谍报局空投了大量的间谍特务到英国。1940 年 6 月 9 日夜晚，德国空军在一次暮色昏暗中的空袭掩护下，德国间谍卡罗里空降到英国牛津郡的田野里。着地时，他所携带的收发报机给了他头部狠狠地一击，顿时将他打昏了过去，待他苏醒过来时，他已被俘了，在严密的审讯下，卡罗里变得温驯了，决定为英国人服务。卡罗里在英国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下，回电德国汉堡，报告他已安全抵达英国。不久，汉堡回电说 3725 号间谍随之抵达，并告以预定着陆地点。

这个 3725 号间谍真名叫伍尔夫·施密特，父亲是德国人，曾在德国空军服役，母亲是丹麦人。此人身材颀长而强健，金发碧眼，英俊潇洒，非常善于交际，特别受女人的青睐。他是个才智过人的世界主义者，对希特勒《我的奋斗》崇拜得五体投地。年轻时，曾在德国吕贝克大学学过法律，加入纳粹党后，他的头脑沉溺于维护“祖国”的狂热之中，他的一举一动使他很快成为那些正在物色秘密间谍的人的招募对象，经过德国谍报局的特殊训练后，于 1940 年 9 月 19 日被德国空军空投到英国，由于卡罗里的回电，他很快就被英国情报部门逮捕。经策反“调转枪口”效命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从

此“塔特”这个代号取代了施密特。

英国双重间谍委员会经过几次考验后才确信，塔特不会对他的新主人耍诡计，而德国人则相信他正为他们自由地活动着。双重间谍委员会决心要使塔特在德国人眼里成为一个“名牌”间谍。为此，他们精心设置了一些假象，如，他们为塔特虚构了一批莫须有的下属谍报员，并且发展了自己的间谍网……

当时，正是英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英、美等国尚未结盟。英国在英联邦之外没有“战友”，单独面对德国入侵的危险，这时往往就要看智慧能否成功地克服武器、人力劣势。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使用英国的情报机构使敌人上当受骗，而进一步诱使敌人的间谍分子转到英国方面来。而塔特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一种两面政策（双重间谍）的最好典范。

“布雷”行动，仅仅是一场经过英国秘密情报局周密策划的欺敌行动，在塔特的巧妙导演下的一场游戏而已。

4. 巧施妙计

塔特首先向德国情报机关报告说，他在社交场合结识了不少英美海军军官。德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知道塔特很有交际能力，又善于殷勤劝酒和娓娓清谈。

时隔不久，塔特又向德国人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他的那套公寓里临时住进了一名英国年轻的海军军官，是个布雷专家，常到伦敦来参加军事会议和汇报海军行动的完成情报。小伙子性格轻浮冒失，他们俩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一次吃夜酒时，那位军官喝得昏头昏脑，醉意朦胧时说漏了嘴：“老朋友，不瞒你说，咱们要给德国佬一点厉害看，海军布了个新雷区，呵！我可不能告诉你它在什么地点，不过那是在爱尔兰南面，德国潜艇利用了那里的水下标志来测定方位。哈哈，这些该死的‘海狼’要吃大亏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最初，德国人并没有什么反应，碰巧不久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以南的大西洋中原因不明地沉没了，幸存者被英国人救上岸。这艘潜艇实际沉没的地点距假布雷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英国人根据所掌握的无线电信号确悉潜艇沉没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向德国基地发出任何信号。真是天赐良机！英国人连忙将此事公开，并大肆宣扬，但是故意没有宣布沉船的地点和具体原因。

这时，塔特又“粉墨”登场了。他通过无线电告诉德国人：那名海军军官又来伦敦了，见到塔特得意非凡，自我吹嘘了半天，因为他得到了海军部的奖励，庆贺他布设水雷的成功，旗开得胜地炸沉了一艘潜艇。最后塔特假装怒气冲天地向德国谍报局抱怨说，他好不容易弄到的情报，却不被当回事儿，白白损失了一艘潜艇。既然没人理会他的情报，他又何必豁出性命冒险搞情报呢？并扬言要洗手不干了，德国人赶紧复电劝慰，并对他大加褒奖一番。

两天以后，英国海军潜艇追踪截获了一份德国潜艇司令部发出的绝密电：命令所有潜艇禁止通过爱尔兰以南的大西洋水域。该禁区恰好是以那个水下定位标志为中心的大约 3600 平方英里的海域范围。看来，塔特打的报告得到了德国的重视，直到 1945 年 5 月 2 日，在塔特接收到的汉堡发来的电报中，德国海军情报局还在敦促他继续报告英国人的布雷情报。

这样，英国人没有动用一艘布雷艇、一颗水雷，仅仅玩弄了一个双重间谍的小把戏，就使德国潜艇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航目标，并为盟国的海上运输划出了一块很重要的安全水域。

5. 功成身退

从 1940 年 10 月起，一直到 1945 年 5 月德国汉堡城陷落的二十四小时内为止，塔特受英国情报部门操纵，源源不断地向德国人发送许多无法觉察的假情报和一些经严格审核不致于危害盟军的机密情报，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未被德国谍报局看出破绽。

事实上，在德国塔特的声望不仅依然很高，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愈益提高了，德国谍报局一直认为他是他们在英国最好的间谍。因此塔特不仅备受英国人青睐，同时也博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二战结束前很久，德国谍报局就已提议授予他纳粹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按说他是丹麦人，但是，为了使他得以受勋，德国人通过无线电报特准他加入了德国国籍。这种铁十字勋章十分珍贵，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当儿就授勋，特别是还使用了无线电通报时间，这在世界谍报史上真是绝无仅有之举！

二战结束后，卡罗里被送回了他的祖国瑞典，但塔特丝毫没有回到德国的表示。无疑，作为一个双重间谍，他感到，返回故乡并以自己的欺骗行为洋洋自得，无异于损害之上又加侮辱，更何况他的德国主子们待他又是那么好呢。塔特深爱他的家庭，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不回去，他经申请获准留居英国，不过他曾有几次去德国看望过他的家属。

如今，他住在离伦敦塔——战时他的几个同伙曾作为敌谍在这里被处死——三公里以内的一套公寓里。他得到了英国国籍和新的身份证，并自此力避出名，而好多前间谍人员都醉心于出名的。现在，塔特过着一种谨言慎行、相当体面的生活，有着一般人称之为合法的职业。

“沙漠之狐”的“眼睛”

是的，如果不是在一次沙漠战斗中，一支澳大利亚军队成功地袭击了隆美尔的一个无线电情报连，从而揭开了这个谜；那么，他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隆美尔的成功之术。

1. 奇怪的战斗

1942 年 7 月 10 日，在北非战场上，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中东英军的两个师在坦克和异常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据守在阿拉曼前线特勒利萨地区高地上的纳粹非洲军团发起进攻。声势之大，攻势之猛，是德军前所未见的，他们以为这是英军为报迪埃普惨败之仇，也为挽回在盟国面前的面子，而发起反攻了。然而，在德军匆忙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时，却空挨了一顿炮火袭击，迟迟未见英军地面部队的冲击，德军困惑了，英国佬这是要干什么？莫不是被我们打怕了，只会虚张声势，不敢真枪实弹地干了吧？

殊不知这不过是英国人的“障眼法”。

其实，早在炮火袭击开始之前，一支突袭部队就已经于当日凌晨 4 时 40 分，极其秘密地，尽可能静悄悄地向位于特勒利萨高地一侧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前进了。那个不起眼的小山包——“耶稣山”，才是英军此次行动的真正目标，而这支袭击分队才是这场奇怪战斗的主角。

这次行动的由来是这样的，英国的无线电情报侦察系统，经过周密的侦听和测定，在阿拉曼前线的特勒利萨地区的一群小山上，发现了隆美尔的一个无线电监听站。

这一发现，引起了中东英军总司令部的高度兴趣。他们知道，在整个沙漠地区的战役中，因为这里地面辽阔，战斗的流动性很大，攻

防进退转换比较频繁，这就使得不论是英军还是德军的指挥官们，不得不大量地依靠无线电通讯，特别是无线电话，便成为沙漠战争中的一件重要武器。但是双方在使用这种重要而又极容易出问题的通讯系统时，有时就粗心大意，在无线电话中，以极大的精确性谈论敌人的打算，己方的意图。应运而生的无线电侦听也就成为现代作战中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获取战场实际情报方面的能力，显得得天独厚，无可匹敌。那么，若反其道而用之，搞掉这个无线电监听站，不就等于是挖掉了隆美尔的一只眼睛吗？

最后，经过深入研究，英军总司令部决定采取地面袭击的方式，敲掉这个侦听站。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澳大利亚第九步兵师第 2/48 营。为了保证全歼和获得尽量完整的材料，他们就策划了这场奇怪的战斗，来掩护其行动。

袭击非常成功，以至于德军士兵都来不及毁坏他们的设备。其全部记录也完好无缺地落入了英国人之手。专家们检查了缴获的全部材料，发现“沙漠之狐”的得逞，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秀的无线电情报工作和英国的蹩脚的无线电安全措施。同时，也发现了他常常不可思议地、在恰当的时间到达恰当位置的“秘密”：一只上帝恩赐给他的洞悉英军动态的“眼睛”。

2. 费勒斯上校

费勒斯上校，全名叫弗兰克·邦纳。费勒斯，是驻开罗的美国武官。早在 1941 年发生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就非常关注欧洲战场的局势，此时，整个欧洲战场，西线基本稳定在海峡一线，东线则是苏德两国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拉锯。然而，唯有隆美尔在北非指挥的非洲军团却是长驱直入，英国人节节败退，颇令美国人担忧。于是就指示驻开罗武官费勒斯上校负责与英国人之间沟通联络，传递信息，并向华盛顿汇报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和外交

行动计划。

来到开罗，费勒斯上校就全力担负起了他的新使命。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观察家，且能为华盛顿提供尽量确切和准确的报告，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一切上报，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英国人的通报，看英国人的情况汇编。那么，作为他收集材料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到中东军司令部和所属部队去。

主意已定，费勒斯上校就马上付诸行动，首先得拜会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和第八军军长蒙哥马利将军，以求得自由出入英军军营，和在战场上随意活动的通行证。而且美英两国现在是盟国，是伙伴，是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朋友。因此，也用不着象间谍那样，去偷情报、资料。拜访之前，他先给中东英军总司令部打个电话，联系了一下。

在预约好的时间里，费勒斯上校驱车准时来到了设在吉萨的总司令部。亚历山大将军已经站在门口迎候他了，双方寒暄过后，步入了亚历山大的作战室。进得门来，只见迎面墙上挂着巨幅的北非地图，上面犬牙交错的红蓝箭头，标显着战争双方的当前态势和尔后双方的行动企图。屋子中央，对摆着几张大长条桌，上面有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还有一些标图用具。几个参谋人员围在桌边忙碌着。不时地有人进进出出，带来有关敌人的最新消息，又带着己方的作战命令，匆匆出发。

看到他们进来，其中一个参谋，站起身，在总司令的示意下，向这位美国武官概要介绍了一下：当前的敌我形势，可能的发展趋势。然后，费勒斯就与亚历山大攀谈起来。

“将军阁下，我作为美英两国之间的联络官，想随时了解贵军的情况，向我们美国政府汇报，这是我的职责。还望总司令多多给予支持。”他们来到亚历山大的办公室，刚一落座，费勒斯就开门见山，直抒来意。

“武官先生，请放心，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应是我们英美两国

的一致追求，积极协助您的工作，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应尽的义务，我将尽我所能，来促进两国间的信任和理解。”亚历山大爽朗地答道。

“我想，如果我能得到您的批准，可以随时光临您的指挥部，走访您的部属，那么，对于我顺利开展工作，适时掌握情况，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将是非常有益的。”费勒斯步步深入。

“这……，好吧，我将尽力为您提供方便。”亚历山大犹豫了一下，考虑到盟国的关系，加上英国人还需要美国人的支持，终于答应了费勒斯的请求。

“不过，这样您就会涉及许多军事机密，因此，请求您在向华盛顿汇报时，应有所选择，特别是要注意传递信息手段的安全性，否则，将涉及我们中东军的生死存亡，乃至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末了，他还是不放心地叮嘱道。

“这请您放心，我会高度重视的。”费勒斯自信地回答。

就这样，他轻松地打开了通向英军核心的大门。成了总司令部和英国野战部队的常客，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信任，并根据总司令的指示给了他相当大的自由行动的权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英国人“容许我在沙漠中随意走走，很容易地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他几乎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所有情报，甚至于有些情况，他比英国人自己都要了解得详细，掌握得准确。

然后，他将了解到的英军情况汇编成一个报告，上报华盛顿。应该承认费勒斯上校对待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大约从 1941 年 9 月至 1942 年 8 月，费勒斯几乎每天都要向华盛顿发送一份这样的报告，来汇报英国的兵力、增援、装备、士气和英国在埃及、利比亚、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计划。他的报告还包括对司令官的能力、声望和战术的研究；护航舰队和战舰的活动；坦克和空军中队的位置、装备、耐用程度等等。

他每天一次把报告送到开罗市中心的埃及电报局发送之前，总是自己非常小心地将报告译成黑密——美国驻外武官们使用的一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最高级密码，因密码本的黑色封面而得名。他也推断德国人可能会监听他发出的电报，但是，因为这种黑密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密码系统，要想破译它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仍然认为是安全的，不会有泄密危险的。

他哪里知道，当这些电报每天通过埃及电报局的无线电波，穿过遥遥太空，火速到达华盛顿的同时，它的每组字迹也都清清楚楚、原原本本地被德国人设在纽伦堡附近的劳夫小镇上的无线电侦听站记录下来，译出后，也以最快的速度送给了隆美尔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正如后来美国密码学历史学家大卫·卡恩写到："……它们是什么样的电报啊！它们向隆美尔提供了在战争过程中，一个轴心国的司令员可以得到的，无疑是最宽广、最清楚的图像。"

事实很清楚：他使用的"不可破"的黑色密码——失密了！

3. 黑密失窃

德国人能够破译费勒斯上校使用的黑密，应该归功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意大利情报局特工、撬锁专家洛里斯·盖拉尔迪。

早在二战刚一爆发，德国和意大利就一直顾虑美国在战争中的动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德国人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很早就在监听美国驻外使馆的通信。黑密确实是一种非常难解的密码，德、意截获的电报，虽然有了一大堆，可是由于无法破解，也是形同废纸。怎么办？意大利情报头子切萨雷。阿梅将军昼思夜想，整天在脑子里琢磨这事，寻求解决的良策。终于，有一天，他茅塞顿开，心生一计：既然我们解不开你的密码，何不把它偷出来呢！

在他策划、指挥下，1941 年 8 月洛里斯·盖拉尔迪成功地打开了美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诺尔曼·菲斯克上校的保险柜，盗窃了这部密码。

整个行动并不复杂。因为在罗马，除去苏联大使馆外，其他国家大使馆的钥匙均在阿梅将军的掌握之中，不留痕迹地，悄悄进入

美国大使馆不成问题，但关键是要搞清楚它的内部结构，人员分布，管理情况。阿梅认为，窃取美国人的黑密，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能被美国人发现，否则，他们更换了新密码，所有功夫白费了不说，还会为外交上带来许多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打入美国使馆，由这个人来等待时机，伺机行窃。

方案已经确定了，那么派谁去合适呢？阿梅将军在脑海里将他的特工过了个遍，找到一个人，就是洛里斯·盖拉尔迪！这人现年 40 岁左右，其貌不扬，外表看上去，老实本份，给人一种诚实可信的感觉，而且，在情报局里默默无闻，稍加伪装，即可蒙混过关，能经得起美国人的调查；更重要的一点，他是个撬锁专家，综合权衡，由他来执行这项任务，非常合适。

主角选定了，阿梅又给他找了个配角。一切安排妥当，就通过关系，将他俩推荐到美国使馆，当了仆人。

通过他俩的努力工作，不久即取得了美国使馆人员对他们的信任，他们也很快掌握了使馆的内部情况和工作规律。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和几次模拟演练之后，他们向阿梅将军发出了可以行动的信息。

接到这个信息，阿梅将军非常高兴，连忙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具体行动协调计划，并与洛里斯·盖拉尔迪取得了联系。

行动的时间，定于本周末的晚上， 24 小时以后。

周末的夜晚，是非常迷人的，美国使馆的随员们，在经过一周的劳累，和半夜的狂欢之后，陆续拖动着疲倦的身躯，回房休息了。整个使馆除了不时传来的警卫巡逻走过的脚步声外，一片寂静。就连警卫的脚步声，听起来，也好象是受了周末气氛的感染，无精打彩的。

然而，在另一边，意大利情报局的局长办公室，却是灯火通明，局长指挥的一场无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在局长对面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两个宪兵队的摄影技术人员，也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一遍一遍地检查着他们的机器，随时准备开始

工作。

24时刚过，美国驻罗马使馆后门旁边的马路上，悄然驶来了一辆小轿车，只见小轿车，驶过大使馆后门不远，一打方向，就钻入一条紧靠使馆一侧围墙的僻静小胡同里，悄然而止，也不见有人下来，也没人开车灯，黑色的汽车完全浸入了黑夜里的黑暗胡同之中，一切都在静静地等待着，象一张拉满弦的弓……

此时，美国使馆里的洛里斯·盖拉尔迪和他的助手，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躲过警卫的监视，使用阿梅将军偷偷配制的使馆房间钥匙，摸黑悄悄地向美国武官诺尔曼·菲斯克上校的办公室走去，事先他们早已调查清楚，黑密就放在他的保险柜里，又经过了几次“踏点”，所以，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来到了诺尔曼的房间里。保险柜就静静地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们进入房间后，迅速反锁上房门，他的助手，侧伏在窗边，负责警戒，洛里斯·盖拉尔迪直奔保险柜。这需要他神功绝技，今晚行动的成功与否，现在就看他的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密码本放在诺尔曼·菲斯克的保险柜里，也能进入他的办公室，然而，他们却无法得知打开保险柜的密码！

要想不留一丝痕迹地偷得黑密，只能靠洛里斯·盖拉尔迪——这位撬锁专家打开保险柜。只见洛里斯·盖拉尔迪一只耳朵轻轻地贴在保险柜上，两只手在不断地慢慢转动着密码锁号盘，倾听着里边机械转动的声响，辨别开锁的号码。

十分钟过去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

他仍然静静地伏在保险柜上……

他的助手，一边警惕地看着窗外，一边不时地瞅瞅他的进展情况，心里暗自紧张，他默默地听着院子里警卫巡逻的脚步声，已经过去五次啦！

时间快一个小时了，洛里斯·盖拉尔迪终于成功了！

他连忙拿出微型手电筒，打开保险柜的铁门，用手电筒照照柜子里的物品摆放位置，并牢牢地记在了脑海里，然后，他轻轻拿出

密码本，交给他的助手，又关上保险柜的铁门。

他的助手拿着密码本，迅速来到了事先约定的使馆一段围墙处，看看四下无人，就轻轻翻了出去，一头钻进了一直停在那里的那辆小轿车里。

没等他坐稳，小轿车便飞速地开出胡同，驶向意大利情报局。

密码本被迅速送到了局长对面的技术室里，两名等候的情报技术人员，马上展开工作，对着密码本一页一页地详加拍摄。

又过去了两个小时，拍摄工作也完成了，洛里斯·盖拉尔迪的助手携带黑密又回到了诺尔曼·菲斯克上校的办公室。

在这一段时间里，洛里斯·盖拉尔迪就一直呆在这所房子里，通过多次观察，他知道周末是没有人来这里办公的。看到他的助手回来了，就接过密码本，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了保险柜，仔细检查了两遍，确信没有差错后，锁上保险柜，消除了他们可能留下的痕迹，也悄悄离开了诺尔曼·菲斯克武官的办公室，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星期一，美国大使馆里一切正常，他们没有察觉周末晚上的行动，意大利人的窃密行动成功了！

4. 马耳他的灾难

意大利情报局既然已经拥有了美国的黑密，那么，那些被截收的美国使馆的密码电报，对于意大利来说，看它们就如同看报纸一样容易了。所有黑密使用者所拍发的密码电报都被轻而易举地破译了。

不仅如此，意大利情报头子切萨蕾·阿梅考虑到意、德两国是反共轴心伙伴，再加上两国在收集情报工作上的相互协作关系，就慷慨地送给了德国人一套黑密密码复本。

此时，德国人正为无法破译美国的黑密而发愁呢，一见之下，如获至宝，他们连忙用这种密码，来破译由设在劳夫小镇上的无线电

侦听站，截获的所有的美国密码电报。破译的结果，令他们非常震惊，同时也感到异常兴奋。因为他们这时才发现，一种由开罗拍发的，以 MILIDWASH 或 AGWARWASH 为开头，由费勒斯签署的电报的重要价值。其内容之详尽，简直是给人描绘了一幅北非战场的全景立体画。看了这种电报，德国人觉得他们就好象坐在英国人的大本营里，亲眼目睹着他们对手在制定和他们作战的计划。

费勒斯上校的黑密，已经不再是“无法破译”的密码了，然而，不仅是他自己，就连整个盟军的反间谍机构，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这一疏忽和对自己的通信安全措施过于自信，使费勒斯无意中，成了隆美尔装在中东英军“心脏”里的一只“眼睛”，为隆美尔寻找着前进的道路，指明打击的目标。

费勒斯的每日报告，使隆美尔受益非浅，给盟军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

1942 年 1 月 21 日，隆美尔在费勒斯电报的“帮助”下，开始了向开罗的进军。准确的情报弥补了德军兵力上的不足，七天之内，他就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前进了 300 英里，直逼开罗。

开罗城内充满了失败的气氛，政府机构已经在匆匆忙忙地焚烧文件、档案了，城市上空笼罩着一层浓烟，有钱人早已跑到国外避难去了，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费勒斯在他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里也说道，他相信隆美尔将攻陷开罗。但他又说，英国军队为了阻止隆美尔的前进，依托马耳他空军基地袭击了他的非洲油料供应补给设施，从而成功地迟滞了隆美尔的前进步伐。不幸的是，这份电报几乎在送到白宫的同时，也被摆到了隆美尔的案头。

隆美尔意识到，要想继续进军，占领开罗，就必须消除来自马耳他的空中威胁。马耳他成为黑密的“牺牲品”！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不断地空袭马耳他，共投下炸弹 9000 余吨。这场空袭，一直持续到了 1942 年的 5 月，这时，马耳他的英军，因粮食告罄，油料短缺，几乎要支持不住，打算投降了。

怎么办？马耳他说什么也得保住。围绕着这个问题，在中东军总司令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它是我们在非洲取胜的关键之地，决不能轻易丢弃。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首先向马耳他派遣盟国船队来解危救难。”第 8 军军长蒙哥马利率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派遣船队？我们都知道，补给船队若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就只能是德国空军的练习靶标，何况，现在德国空军的活动又是如此猖狂，而我们的空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掩护船队。依我之见，要派遣船队，得首先想办法搞掉德国的空军。”参谋长德甘刚，听了蒙哥马利的意见后，也补充了自己的看法。

讨论了半天，也没有再找出比这更好的办法。亚历山大将军看看时机差不多了，站起身来，定下了决心：

“鉴于目前马耳他守军的情况，我们必须派出船队予以救助。为减少损失，我计划将船队分成两路，一路从西面的直布罗陀，一路从亚历山大出发，东西对进，驶入马耳他。另外，在船队起航的同时，我们派遣沙漠远程轰炸机，和伞兵对环地中海的轴心国的九个机场进行袭击，力争将其飞机消灭在地面上。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它的破坏性和损失将会是很大的，然而，从长远来看，得失相比，我们眼下付出这些代价，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好了，散会后，大家立即开始分头准备，救援马耳他……”

撇下大家散会后，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不说，单说费勒斯上校，这几天，他也正急急忙忙地穿梭在英军的防区内，收集材料。当船队准备就绪，费勒斯又象往常一样，心地坦然地向华盛顿的陆军部拍发了一份黑密电报。

太不幸了！这封电报一经拍发，就立刻被罗马的意大利人和劳夫的德国人截获了。两个小时之后，这份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文译文，就送到了隆美尔的办公桌上。

这份电报对于隆美尔来说，来得太及时，内容也太重要了。它不仅报告了英军船队的运输计划，还详细介绍了英军对轴心国机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